

东方早报

上海  
书评

上海书评选萃

# 谁来决定 我们是谁

SHANGHAI REVIEW OF BOOKS

葛剑雄等 著

葛剑雄  
等著

# 谁来决定 我们是谁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/ 葛剑雄等著; 丁雄飞编; 李媛绘.  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7  
(上海书评选萃)  
ISBN 978-7-5447-3965-8

I. ①谁… II. ①葛… ②丁… ③李… III. ①书评—  
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4870号

|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  | 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 |
| 作 者   | 葛剑雄等  |
| 编 者   | 丁雄飞   |
| 绘 图   | 李 媛   |
| 责任编辑  | 袁 楠   |
| 出版发行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译林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 | yilin@yilin.com   |
| 出版社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yilin.com">http://www.yilin.com</a> |
| 经 销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|
| 印 刷   |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 |
| 开 本   |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7.75  |
| 插 页   | 4   |
| 版 次   |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447-3965-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35.00 元  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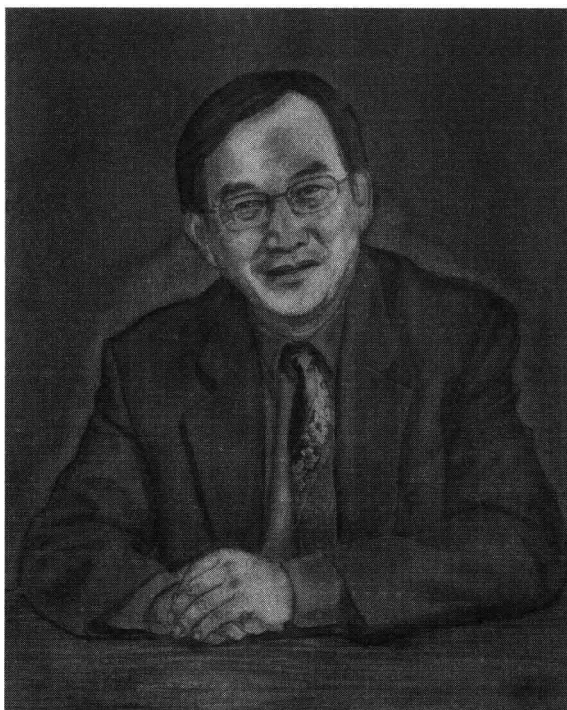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83658316)

## 目 录

- 001 葛剑雄谈“中国”认同与身份观
- 015 葛兆光谈“中国”的历史形成与认同
- 032 姚大力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“中国”认同
- 054 许纪霖谈近代以来的“中国”认同
  
- 077 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
- 096 葛剑雄谈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
- 106 杜赞奇谈中国传统中的超越精神
- 116 滨下武志谈从朝贡体系到东亚一体化
- 126 黄进兴谈明末清初“孔教运动”及其失败
- 137 葛凯谈国货运动与民族主义

- 148 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 
——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 / 姚大力
- 179 重新讲述“长城内外” / 姚大力
- 194 一段与“唐宋变革”相并行的故事 / 姚大力
- 210 如何拯救历史？ / 吴冠军
- 222 从历史看中国、亚洲、认同以及疆域  
——关于《宅兹中国》的一次谈话 / 葛兆光
- 236 编选说明

## 葛剑雄谈“中国”认同与身份观



| 葛剑雄

中国认同的观念，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同的政权、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，他们是如何对待天下、王朝、正统、分裂的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指出，不同时期、民族、地区对中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，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，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正义。

中国传统的“天下”观，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有什么区别？

葛剑雄：中国的天下观起源得比较早，并且延续时间很长。直到鸦片战争后，才受到世界的全面挑战。明朝时利玛窦绘制了世界地图，士大夫见所未见，却都认为是海外奇谈，所以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，外国人要求清朝对他们不得以夷人相称，并订入条约。从只有理藩院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到根据《辛丑条约》设立外务部。这说明在法律上，清朝已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员了。从天下之中到世界的一员，是亘古未有之变局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的以天下观为中心书写的历史，主要是以中原华夏诸族的记录延续下来，通过他们影响到周边，包括汉语文化圈中的朝鲜半岛、越南、琉球甚至日本。

但是中国很多地区其实并非自觉接受了中原的天下观念，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记录流传下来，流传下来的也经过华夏族的

记录、加工以至歪曲。如果他们的记录还在，那么不可能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中原王朝对他们的统一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征服、侵略甚至毁灭。

我们的历史上说唐太宗是少数民族的“天可汗”，认少数民族为赤子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突厥人留下的碑文，他们把自己亡国，把唐朝对他们的杀戮这些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，并不是“天可汗”。这是史家一厢情愿。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是自觉接受。清朝“改土归流”以后建学校，开科举，也是从文化层面整合他们的手段。孔孟思想从中原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，难道都是非华夏地区仰慕华风的结果吗？

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汉族文化程度比较高，一向是主张文武两手的。儒家强调德，而不是兵。但事实上不是不用兵，明朝王阳明率军队征服瑶族和壮族，乾隆征服大小金川。更早一点的，汉武帝的时候，在海南岛建了珠崖、儋耳二郡。到汉元帝时不得不放弃。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官贪赃枉法，对岛民很残酷。岛上妇女的头发长得很好，他们就专门去收集人家的长头发。岛上居民不断反抗，最后只能把行政机构撤销。这说明在统一、同化的过程中，绝对不是都得到少数民族拥护的。

统一和分裂是现代观念，那么古代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是



怎么看待“中国”的？他们是否意识到分裂？

葛剑雄：我认为统一的标准，是后代的政权恢复前代政权的疆域。但是如果当时人都认为统一了，就不存在分裂的问题。这里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，主客观标准是不一致的。北宋建立的时候，离唐朝的疆域差得很远，但只是不接受燕云十六州分裂出去。后来北宋跟辽朝划分了疆界，也就是承认燕云十六州不属于自己了，不再强调没有完成统一。云南的大理国，原来是唐朝的疆域，之后分离出去成为南诏，然后又变成大理。北宋赵匡胤开始就很明确，大渡河以南“非我所有”，所以整个宋朝都没有提要统一大理，相安无事。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，宋朝当然不能算统一，连今天的北京都在辽的手里。到后来，从辽朝来说，因为治下主要的居民都是汉族，高层很多人也汉化了，所以他们也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。

中国人没有世界观念，虽然天下可以逐渐扩大，但是直到清朝，晚清的大多数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和主要部分，其他不过是蛮夷。外国人都被认为是夷，民间则称为番鬼、鬼佬、外国赤佬。虽然也知道天下还有其他国家，但是自始至终认为越远的地方越落后、越野蛮。这点没有动摇过。对周边，要么认为是中国的藩属，要么认为他们连做藩属的资格都不配。古时要表示皇帝声名远届，会用“重译来朝”或“九译”，说

明远人来朝拜需要多重翻译；用“梯航来朝”，说明他们需要跋山涉水。可见古人知道外面有其他的文化和政权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或想要统治中原地区时，不可能保持自己原来的观念，必然要接受自己也是中原的一部分，跟中原华夏没有区别，这样才能统治。不仅在中国，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。

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，他们进入中原，与中原结合，就把原来占据的边疆的地方也纳进来。明朝建立后，蒙古人退回蒙古高原，明朝认为统一的事情已经完成了。明初并不是没有这个实力，明成祖也曾打到蒙古高原，明朝最强的时候西到哈密，他们认为这就够了。以明朝初期的实力，如果真的打过去，消灭蒙古、察合台汗国的残余，并非没有可能，但它没有这样做。到清朝时，将蒙古族的地方与内地合在一起，平定天山南北路后也没有放弃。中国现在的版图，很多是当地民族先开发，等到它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，疆域就扩大了。汉朝的时候，汉朝与匈奴以长城为界。汉宣帝以后开始，匈奴与汉朝和好，“长城以北，匈奴有之，长城以南，天子有之”。在中国的观念里，也知道长城外面还有地方，但是只要中原就够了。公元前 60 年，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，但是这种统治，与中原是完全不同的，最多是军事监护性质。当地的君长一仍旧

章，不需要建立郡县。中国历史上纯粹由汉族建立的政权，这些地方一般是不要的。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夺取，而是觉得没有必要，甚至认为这些地方的居民作为天朝的臣民还不够资格，没有开化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实际统治的能力问题。汉代在西域也最多派几千人，而且他们还需要屯田，否则要将粮食从内地运到那里是不可思议的。真的要行使国家主权，还是要动用当地的人。比如陈汤，曾私自攻击匈奴郅支单于。当时他背着朝廷调动西域六个小国的军队，从内地派兵是不可能的。唐朝真正能到达咸海之滨、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，只有三年。而且是因为当地波斯国内乱，一个王子投降唐朝，后来内乱平息，唐朝就失去这块地方了。但是唐朝也不当一回事，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蛮夷的地方。唐朝在安西也只是建立四个镇，主要是驻防、监护职责。唐朝初年灭了东突厥、西突厥，并不想像在内地一样维持统治，只是想保证安全、交通线。盛唐到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唐朝的西部疆域已经退缩回来很多了。到了安史之乱以后，连河西走廊都被吐蕃占领了。但是唐朝人并不认为这是分裂，因为内地还是完好的。这些地方可有可无。等到晚唐五代时期，当时人才认为是分裂了。北宋建立，一般人都认为是统一。我们传统的历史书，都把公元960年开始看作中国又进入统一阶段。

当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时，他们是如何认同“中国”的呢？

葛剑雄：少数民族只有军事上的优势，没有文化上的优势。游牧民族也有长处，比如赵武灵王向他们学习骑射，中原军队由马车作战变成骑兵。但是游牧民族不拥有总体上的优势，一旦进入农耕地区，他们的优势就没有了。秦汉时匈奴始终没有人主中原，在与汉族对抗的过程中，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。汉文帝时的一位宦官中行说出使匈奴后，投靠了匈奴。他曾经跟后来出使匈奴的汉使辩论。他认为匈奴的生活方式、观念是很合理的，符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。比如建议匈奴人不要吃汉人送来的食品，不要穿汉人的绫罗绸缎，应该放在地上用马踩坏。匈奴的风俗习惯不应随便改变。住帐篷、男女老少睡在一起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丈夫死了，妻子要改嫁，因为匈奴人的生育率、存活率低，所以要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。但是匈奴人进入内地，这个优势就保持不住了。到了东汉后期，匈奴逐渐迁到陕西北部、山西北部，并大量在那里繁衍，这时是西晋初年。上层人物已经迁到洛阳，通四书五经，跟汉人交往。他们在建立政权时也称为“汉”，说自己祖上与刘邦是结拜兄弟，所以改姓刘，即位的时候从刘邦一直祭到刘禅。一方面自己的民族从牧业转为农业，另一方面统治的对象大部分是汉人，所以只有在文化上主动接受，把自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，这

样才能统治。

蒙古人刚到中原的时候，有人就建议，汉人“无补于国”，没什么帮助，要求把他们的地方腾出来，作为牧地。时间长了，慢慢才发现保持农业对他们的帮助更多。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都有一个过程，开始与汉族关系紧张，以后慢慢关系融洽，逐步汉化。这个过程从早期的匈奴人、鲜卑人、羌人到后来的契丹、蒙古、女真、满族，毫无例外。

中国古代有正统、正朔观念，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对“中国”整体的认同？

葛剑雄：当时很明确，社会的主流，是把统一与王朝联系起来的。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其实统一早就不存在了，军阀州牧割据。但是大家认为汉朝还是存在，反对的对象是曹操，没有人敢反对汉朝的权威。打的旗号都是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“奸臣”曹操。谁要改正朔，另立王朝，那就是谋反了。等到曹丕篡位，人们就认为汉朝亡了。刘备马上称帝，孙权后来也称帝了。称帝之后，大家都认识到苟安一隅是长久不了的。诸葛亮的北伐一方面是以攻为守，另一方面也是以这个手段保持政治上的正统。

五代十国为什么有的称代，有的称国，因为南方的割据政

权，自己也明白代表不了整个中国，只是保境安民、割据自肥而已，所以只是称王，甚至王都不敢称，还是用原来的职位。不敢建立自己的正朔，奉中原的正朔。在当时，统一、天下、国家这些概念，他们还是清楚的。

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比如元和清，被统一的人们是否都认为只是改朝换代，他们对国家认同采取什么态度？

葛剑雄：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，故国是亡了，但是天下不会亡的。明朝结束之后，顾炎武等一些人在讨论天下亡还是社稷亡。有些人认为社稷亡还是小事，如果连文化、法统、传统都亡了，这就说明天下不再是一个天下。明朝亡是不得不承认，但是一般老百姓不认为是天下亡。知识分子则认为天下亡了，因为清朝是异族。如果华夏政权取代华夏政权，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亡国，而不是亡天下。

北宋后期与金联合灭辽，当时北宋统治者有个误解，认为王师北伐，北方的老百姓肯定会搭“香花楼子”（鲜花建的牌楼）迎接他们。可是到了那里以后，老百姓非但不欢迎，甚至很反感。官员不理解，老百姓说：“即使一匹马对主人都有感情，更何况是人呢？契丹人统治我们两百年了，没有亏待我们，赋税没有加重，科举照样有，凭什么让我们反对他们？”这就是一般民

众的观念，认为辽朝也是中国一部分。知识分子、社会精英却认为，异族的统治与汉族之间的王朝更迭、皇室内斗是两回事。但是这种思想不会一直延续下去，等到清朝的统治稳定了，特别是重视传统文化了，就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。倒是在朝鲜的眼光里，认为中国亡于蛮夷。朝鲜的国王大臣对明朝感恩戴德，因为万历皇帝对他们有再造之恩，还曾经策划要帮明朝复国。他们认为异族入主，汉文化亡了。他们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，满洲人比他们野蛮。但在中国，毕竟观念斗不过实力，等永历帝被杀掉，清朝统治稳固之后，大多数知识分子承认了。比如侯方域就去参加科举，不应科举就无路可走了。

明朝亡了之后，知识分子讨论过哪些人应该死。一般认为没做过官的人可以不死，做过官的人应该尽节。正面对抗的人几乎没有了。顾炎武、王夫之最后也只是隐居起来，不再继续组织反抗了。比如顾炎武并不拒绝外甥徐乾学给他的资助，而徐乾学是清朝的礼部尚书。他在外游历，官方的资助也接受。清朝统治者也知道，要收束知识分子，必须在文化上把自己作为中国的一部分，要认同。从多尔衮开始，就有意识地证明明朝不是亡于大清，是亡于流寇，大清是为明报仇的。清朝进一步通过修《明史》等文化活动，证明明朝天命已尽。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、合法性，在修《明史》的时候，把史可法等入列

为忠臣，把洪承畴等人列为贰臣。同时各地通过修方志，表彰忠烈，所有抵抗大清而死的，官员都是忠臣，老百姓都是义民，妇女都是节妇。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大家心悦诚服，原来的“反·革命”家庭变成“革命”家庭。文脉、乡绅、观念得到延续。同时自称满族也是炎黄子孙，只是迁到北方。康熙、乾隆也都祭拜朱元璋，十三陵继续得到保护，这样证明自己已经继承了中国的正统。

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天下稍定，就要为前朝修史，这主要是为了解释天命，这是最大的政治，其他杀戮残暴的小节都可以不计。所以到辛亥革命后，很多遗老说：“自古得天下，无如本朝之仁者。”都忘了明朝末年的抵抗和清朝的杀戮。从武装镇压到征服人心，都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清朝最初满汉分得很清，后来行政管理还是不得不借助汉人。康熙时重用高士奇，就是看中他的能力，连明珠都要看他的脸色。汉化之后，汉人的势力当然就强了。在地方上，将军都是满人，但是行政、文化上还是汉人官员多。太平天国之后，满人在地方上风光不再，湘军、淮军体系的将领很多成为地方大员。再比如说，女真人的开国皇帝名完颜阿骨打，到修历史时已经改为完颜旻，连名字都改了。后来金朝的皇帝发现一个人都不愿用女真的名字，下令禁止也没用。这些同化是不可避免的。



到了清朝，西藏、新疆、西南也被统一进来了，他们是如何认同“中国”的？

葛剑雄：我们以前解释历史是双重标准，好像中国历史上一切扩张、侵略都叫统一。统一的概念是后面对前面的。比如秦朝的建立，秦国征服六国，还可以说是统一。秦朝扩张到岭南，怎么能叫统一呢？秦朝把周朝的疆域都收起来，这叫统一。对南方百越人来讲，秦朝就是侵略，所以才出现几十万大军过去。《淮南子》里的描述，就像西方殖民主义到非洲一样。当地人埋伏在树林里，半夜里发动袭击，把统帅杀掉，秦朝不得不增兵。秦朝长期在岭南驻军，这就是殖民。我们以前很可笑，说秦朝先进的生产力取代南方落后的生产力，使南方获得进步；如果这种理论成立，那么西方殖民非洲也完全正当了，因为西方的生产力肯定比非洲强。战国和秦朝时，中原没有认为岭南属于中国。当然，秦汉之后，如果岭南要独立，那就是分裂了。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，不能一概都认为是正义的。汉武帝攻打西域，一定要大宛的宝马，为了让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立功，这都不能说是正义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承认，没有秦始皇、汉武帝这些人，今天这些地方就不是我们的了，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征服是正义和进步的。